



大河湾

马九甲

一泓清水入黄河

董文汉 摄

诗笺

夏夜，与爱情无关（外一首）

□李志涛

今夜，我坐在窗前
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
我知道，有个傻傻的姑娘
她在遥望远方……
期待能够见到梦里的情郎
夏夜，与爱情无关

酷暑难耐的高温如热浪般翻滚
突然，一股凉风袭来
吹打在男孩的脸上、身上
男孩扭头望着窗外的夜景
憧憬着那个美丽动人的姑娘

思绪翻飞，不停地遐想
是不是你给夏夜寄托了思念
把凉风吹到了我的耳畔……
夏夜，与爱情无关

父亲的手

一层，又一层



夏至



□任东波

知了一声嘶鸣
揭开了夏至的帷幕
无限拉长的白昼
铺填着万物表演的舞台
紧锣密鼓的雨滴
敲响夏日的剧目
游鱼在荷叶间
演绎着美丽的华尔兹
蜻蜓踩着风的节奏
跳起了芭蕾舞曲

树的枝叶密不透风
鸟雀在巢穴中
享受着难得的清凉的风
提醒着满山的野草
以洪水的姿态
开启了野蛮生长模式
无尽的绿四散着
漫过原野的无际
越过河流的奔放
翻过山岗的陡峭
花开如繁星

宣誓着夏至的缤纷
百日红沿着枝条的秩序
燃爆路人的眼眸
石榴花跳动着火焰
将夏天推向热烈
荷花玉立着
孤芳自赏水中的倒影
夜来香在短暂的夜色中
递上暗恋的芬芳
填写着夜色的空白

疯狂拔节的玉米
目送麦粒走进农家
新播的种子
正萌发新的乐章
以新的风姿
走向季节的驿站
采集一束野花
把夏的味道留在指间
把夏的热热拒之门外
夜幕下老槐树
讲述着荷锄耕读的传说
让那把老式耕犁
代代相传，代代守望

散文

初为人师

□陈琦

我为人师的经历是从旧村落的一座娘娘庙开始的。那里曾留下我的青涩足迹和纯粹的欢乐时光，又因被娘娘庙的“神秘”气氛时时萦绕，各种复杂情愫让我难以忘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村里学校老师特别短缺，那时的我刚刚高中毕业，学校的张校长找到我，让我临时去当代课教师，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当面应许了。那天，张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好多好多，眼里充满了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第二天，我就满心欢喜地去了学校。学校设在村北的娘娘庙，进了门，右边是个老戏台子，沿着小路往前走，迎面是两棵直插云霄、枝繁叶茂的老槐树，浓荫之下的校园显得格外宁静。老槐树对面就是娘娘庙的月台，月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青石板，东西两边各有一座土房子，也就是孩子们上课的教室。看着这里的一切，我心里满是高兴和欢喜。

几条长木凳子一溜儿摆开，正前方是用泥土糊成的黑板，两边的窗户是仿古菱形样式，上面裱着发黄的旧报纸，窗台上放了一块黑不溜秋的抹布和一堆五颜六色的粉笔头，这就是孩子们的教室。再往里走就是我的办公室，房里的设施也极其简陋，一桌，一凳，一个土炉子而已。一张床板，下边用砖头垒成柱子，床板支撑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我找了些麦秆子铺在上面当床垫，再把床单往上一铺，床就简单铺好了。床边的墙体裂了几条缝，我就给墙体抹上浆糊，小心翼翼地用几张废旧报纸裱糊起来，看着还挺整齐。用了半天时间才算收拾好，我也好像从土窝里钻出来一样，灰头土脸的，衣服也弄脏了。

一天晚上，我坐在咯吱作响的桌子前批改作业，油灯的火苗摇晃着，烟雾缠缠绕绕，鼻子被油烟呛得透不过来气。吹了灯，躺在床上刚合上眼，突然一阵响声传来，我屏住呼吸仔细听，原来是老鼠出洞了，它一会儿窜到纸箱里咬，一会儿又跑到报纸裱的顶棚上跳，我顺手抄起一个扫把扔了过去，老鼠立马没了声响。我躺下刚睡着，又是一阵扑通扑通的响声，伴着一股怪味，那老鼠从我头上踏了过去，吓得我赶忙爬了起来，燃起几根火柴找老鼠。找了好久都不见它们的踪影，只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小洞。我举起木棒，屏住呼吸，准备给它们一个“痛击”，等了十多分钟，却没有一点动静。以为终于可以休息了，我便又一头钻进被窝。结果睡了不到两个小时，那可恶的老鼠又开始啃纸箱，我用被子蒙住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索性拿着木棒把那个老鼠洞堵住了。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还有一天凌晨，我在晕乎乎中听到鸡叫了三遍，明白了给教室生炉火的时间了。平常的我都会提前起床，从来没有睡过懒觉，那天一起来却感觉头上的顶棚在不停地旋转。我挣扎着下了床，刚走没几步就趑趄倒地，费尽全力爬到门口将房门打开才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这时候正好来了两个学生将我扶起来，隔壁的老师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他们一看我是煤气中毒，赶紧把房间窗户全部打开。这一天太惊险了，但我还算幸运，躲过了一劫。

慢慢地，我适应了娘娘庙教书的生活，和孩子们也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娘娘庙的夏天也十分美好。那时候缺电，停电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停电我们就要用到油灯。学校里的保管曹老师是出了名的“小气鬼”，他每次都是一根一根数着给我们发火柴。一次，不知怎么了，他突然停下来把老花镜戴上，将火柴放到桌子上又重复数了一遍，我在旁边看着，不敢笑出声。还有一次我去给油灯添油，曹老师把油瓶拿出来手一抖，添的油超出了界限，他又把那油倒了出来，对我说：“还有好几个老师要添油，你受点屈吧。”曹老师给我们发备课本时，也会把两张大白纸折叠，割成十六开大小，然后用订书机一订，最后还要登记签名才能领到。但我们都没有怪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学校没有经费，花一分钱都需要向村里申请。

其实，曹老师对自己也很严格。那时候，学校给老师发的煤都是用秤称的，那点煤一个冬天根本不够用，他经常不生炉子，给自己裤腿裹上一层塑料布用来御寒。早上冷了，舍不得生炉子，他就用一堆废纸在土炉里燃几分钟，纸灰弥漫，烟雾缭绕，是有了一点点热气。那时候，学校规定老师房里的单门帘一年换一次，棉门帘两年换一次。但倒霉的是，那年我的单门帘、棉门帘都被小毛贼偷走了，校长同情我，就送了我一个旧门帘。旧门帘只剩下半截，中间还有一个小洞，露出模糊褪色的“土乐学校”字样，挂在门上迎风飘扬。那时候，老师办公室没有电扇，热了就用凉水冲一下，一把竹扇子就能度过酷热的夏天。吃完晚饭，我们坐在娘娘庙的月台上摇着扇子，谈论着学生的学习情况，再扯扯第二天的课程和琐事，然后回到各自房间备课。这些趣事成了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料，也成了我的珍贵回忆。

白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很多事情只能晚上做。老师们会提前把训练的内容写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站在板凳上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粉笔灰蹭得满脸都是，一个个都成了“大灰狼”。有时候还需要加班

刻蜡版，趴在桌子上一两个小时，手有些发麻，眼睛也都熬出了血丝，后边的人还在不停地催促。讨厌的蚊子在周围盘旋骚扰，不一会儿，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大包，痒痒难耐又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们只能把晒好的麦草点燃，房里瞬间烟雾弥漫，蚊子也逃之夭夭。等到烟雾散去，我们两个人合作油印训练题，一个推印，一个掀揭，等到印完，两个人都是双手沾满油渍，脸上黑乎乎的，和黑人差不多，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乐不可支。

到了冬天，娘娘庙里比任何地方都冷，我们穿得也薄，一个冬天就一身棉衣服，没有秋衣穿，只有娘在织布机上熬夜织出的粗糙棉布子，脚上是一双穿了几年的棉鞋，在雪地里行走时，脚被冻得没了知觉。中条山的风，一年四季刮个不停，窗户的塑料布也被吹得裂开了一道缝，发出刺耳的怪叫声。窗外的树梢拍打着，不时有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土炉子的微火奄奄一息，房子里就像冰疙瘩一样，桶里的水也不知啥时候结上一层厚厚的冰。我们睡在床上，蜷缩着身子，把头蒙得紧紧的，两只脚也裹在一起，半天都暖不热。那个冬天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娘娘庙的后边有一排破土墙，裸露的垛口就像古战场上留下的遗迹，上面长着参差不齐的狗尾巴草。庙的西边是一片杏树林，早春二月，林子里开满堆雪一般的杏花。小蜜蜂也来凑热闹，它们穿行在花海中，嗡嗡作响，好不热闹。没过几天，树上长出了嫩嫩的绿芽，小杏也露出可爱的小脑袋，好像在向我们打招呼。

东边刚刚露出鱼肚白时，我们和孩子们在树下闻着花香诵读课文；中午，我们和孩子们搬着小凳子，在树荫下写作业。杏果成熟的时候，白里透红的杏挂满枝头，走近时一股香气扑面而来，树下天天都是欢声笑语，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冬天，老师们带着孩子们一起清扫积雪、堆雪人、打雪仗，一起吟诵“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孩子们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这里就是娘娘庙里最好的去处，是比“百草园”更有趣的地方。

娘娘庙里的教书经历，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印痕，这些磕磕绊绊磨炼了我的意志和品质，也让我在困难的日子中学会了坚持和乐观，也成了我勇敢面对人生的强大动力。

初为人师的那段岁月，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也翻开了新的一页。20世纪90年代，娘娘庙被整修一新，学校也易地搬迁，一座造型别致的教学大楼在新址拔地而起，孩子们终于走进了全新的学堂，我也开启了人生中又一个新起点。